續禮記集說

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卽寂而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與自誠明一節合　又曰司馬子微曰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佛氏曰定慧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也能盡其性

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毛氏奇齡曰自此至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實分疏性教誠明兩節以明致中致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本而後乃統言誠明性教之極致合成已成物以歸本於仲尼而中庸之爲道盡之矣所謂至誠即誠者

也至者極也盡性者能率性爲道而於天之所命無少歉也天命之性人人俱足惟物無是耳但人受是性而於性之德可發爲道者多見虧欠惟至誠能盡之已性旣盡則凡人之命於天而爲生性者皆得盡其生之理如立達安懷賢親樂利卽是盡性而於以及物則如尙書山川草木亦莫不寧禮運鳥不獝獸不狘卽是盡物性盡盡人盡物謂之化育則不過盡其生性之謂故曰贊天地在此參天地亦在此所謂致中和而能位天地育萬物者如此而已　附錄曰客問人物之性與己性何同何異曰人之性與己之

性則同是天命之性但盡之有不同耳盡己性則禮運所云受天地之德中庸所謂性之德者無少虧欠若盡人性不獨在我化育中使各遂其生已耳性無不同而盡則有異萬一此中有人亦能盡性如我者則彼自盡其性與我何預文王雖亾亦有豪傑不得謂豪傑之性文王盡之也茍其人不能盡性則堯爲君有瞽叟爲父有舜但使不失所得遂生性便謂之盡故斷然曰己性人性性同而盡則有異者也至若物性則動物有畜豢植物得滋溉而已不特不能盡其性與豪傑等且能自牧自藝植乎故當斷曰物

性與人性大異章句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則明是
釋氏犬子有佛性告子犬之性猶人之性此異學之
詞豈可爲訓
毛氏遠宗曰章句性教二字分別極淸而或問於盡
人性則專指敎字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爲言固屬
未合至盡物性亦云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類則
仍是政教但一明誠者能之何以謂性謂天道此皆
似是而非者
樓氏宅中曰中庸民鮮能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
與此爲能盡其性曲能有誠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爲

能聰明睿知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孰能知之諸能字不必聯絡而大文前後自見

毛氏文輝曰化育從來不解化是物化之化是死字原與生對然亦兼有死生二義自有而無自無而有均謂之化此祇是生者以盡人盡物但就生性一邊言實則誠者物之終始凡生死有無皆在其內則此化字但當如周官大宗伯合天地之化能以有爲無以死爲生如鷹化爲鳩鼠化爲鴽類庶於終始俱有通耳

姚氏際恆曰能盡人之性此句先未允夫堯舜之世

而有四凶堯舜之家而子皆不肖豈能盡人之性耶
孔子於博施濟衆於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堯舜猶病
此足證矣能盡物之性此句尤舛于古大聖爲治莫
堯舜若矣史臣言其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未嘗一及物也夫於民且猶病況物
耶堯舜之下唯孔子使孔子而治天下亦堯舜是若
而已矣又檢論語無一物字記者但曰釣曰弋於廐
焚曰不問馬則其於物固已不惜戕殺之而膜外視
之矣孟子書始有物字其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
弗仁於物曰愛乃爲仁民親親陪說非尊重物也且曰

弗仁則固同孔子之釣弋與不問馬矣帝王之治天下也唯以人爲本勢不能兼全乎物故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驅蛇龍鳥獸之害然後民可以居可以食而其物之不爲民害者則又任人制射獵網罟之屬以取資焉於是取禽獸以爲飲食取蠶絲以爲衣服取材木以爲宮室人之不能無飲食衣服宮室也則自不能全物之命也夫物之命且不能全而況曰物之性乎禽獸以飛走爲性者也草木以發生爲性者也既殺戮之戕賊之而性於何有夫物之性且不有而況曰盡之乎今且無論不能無飲食衣服

宮室也即曰吾欲盡物之性而斷飲食去衣服無宮室焉然則禽獸以飛走爲性者固自若也草木以發生爲性者固自若也天與之也天與之而乃貪天功以爲己力曰吾有以盡之豈不荒唐謬悠之甚者哉告子以生之謂性而孟子詰以犬牛人性之同告子且無辭以答今此義正是犬牛人性同之說則是甚於告子矣且以爲盡其性則於孟子之所詰者而殆有加焉矣說者謂孟子爲子思之徒豈有其師言人物之性同而孟子言人物之性異乎又不待辨矣故此義唯同佛氏之說涅槃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金剛經曰我應滅度一切衆生又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無有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大阿彌陀經曰諸天帝王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皆因女所問而得度脫阿彌陀佛初度願曰我至成佛時名聲超十方人天同得聞俱來生我剎地獄鬼衆生亦生我剎中歸元直指曰書云唯天下至誠至能盡物之性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法者指其本性也無有高下者上至諸物菩薩下至蠢動含靈謂其皆有佛性故故曰平等也明教禪師

曰惟天下至誠至天地參矣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眞性者似乎凡此皆足以證雖然佛氏之說猶未嘗言盡物性也盡物性一語不獨其義乖舛且實有不通處吾儒二氏皆不可用何也據盡物性者使之順適其性同歸於道之謂也然則豺狼虎豹之屬其性噬人人亦將順適之以同歸於道乎言至此不直一胡盧矣　又曰或曲解盡物性爲處之各得其當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夫既已斬之入而取以烹之獵而取以戮之胡云盡其性乎且如期斬木取禽獸

是順天明以裁物非盡物性之謂也是王者食時用禮之政非至誠學問心性之功也義隔天淵且盡物性與盡人性盡其性同辭無異豈有盡己性盡物性爲一義盡物性又爲一義乎此本不足辨恐人猶惑其說故及之　又曰贊化育參天地同爲一種大話聖賢從無此語孔子謂唯堯則天則法也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猶則天之義與參贊義迥別　又曰明徐昌穀好玄修學冲舉之術見王陽明問曰冲舉有諸陽明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直以中庸此節爲冲舉法門又一奇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孔氏穎達曰此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著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能感物於衆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爲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漸化爲

善人無復爲惡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爲能化惡爲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

毛氏奇齡曰其次者誠之者也曲者隅也論語舉一隅當反三隅卽曲之說也能有誠者謂從教而入致其曲以至於全而愼獨之誠卽實有之於己也形著明者誠之見於身動變化者誠之及於物也夫化者敎也說文所謂敎行於化是也唯至誠能化則其次而至誠矣敎卽性矣

樓氏宅中曰形著明諸字各有明注大學誠於中形

於外孟子行之而不著焉商書厥后惟明明大禹謨四方風動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繫辭然後能化既成萬物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孔氏穎達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以預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者何允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尙書祥桑穀共生於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按此句疑有誤）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則無義也國家將亾必有妖孽者妖孽是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爲妖傷之徵若魯國鸛鵒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按左傳云反物爲妖說文云

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蝗蟲之怪爲孽見乎
蓍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卦
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爲
禎祥萌兆預來是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
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
至誠之道預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
毛氏奇齡曰此以後皆合言誠者與誠之者之位天
地育萬物而先以誠明明誠之明槪言之謂唯誠者
爲至誠今其次以能化而與至誠等則亦至誠矣但
至誠有道焉天道與人道是也有明焉誠明與明誠

是也天人無二道誠明與明誠無二明貞夫一者即貞夫明者誠可以明則誠之爲道可以前知固也特是誠不可掩鬼神之事鬼神能體物自能知物假如國家將興必先之以禎祥國家將亾必先之以妖孽然且見諸蓍龜動在四體皆鬼神之前知也至誠於禍福將至福而善耶必先知之禍而不善耶必先知之將禮運所謂參乎天地並於鬼神大易所謂明乎天之道以察於民之故不猶是乎

毛氏遠宗曰舊注以周語伯陽父因山川震而知周亡內史過因神降於莘而知虢亡謂之至誠如神前

知則至誠仍後於鬼神矣若然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在恆人誰不知之

毛氏文輝曰蓍龜卽卜筮四體鄭注專指卜言謂四體者龜四足也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舉世不能從其說章句以人之四體當之極是但其所引據祇邾隱見魯定一事世遂有疑非通義者不知春秋多此等如晉惠受玉惰楚屈瑕舉趾高周成肅公受脤不敬晉厲公步高而視遠晉郤錡乞魯師郤犨受衛君享而皆傲無禮類

姚氏際恆曰前知二字聖人之所不道觀子張問十

世而夫子答以因禮之損益可知可見矣自此云前知開後世無數術數之邪學抑且啟後世人主好尙符瑞之心必不可訓也况其所謂前知者不過見乎蓍龜之事注云禎祥妖孽蓍龜之占四體謂蓍龜四體夫旣卜筮而見乎蓍龜矣雖愚百姓亦可憑之以知休咎乃以之詫至誠之如神豈不陋而可笑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鄭氏康成曰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孔氏頴達曰此明己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人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

毛氏奇齡曰夫鬼神之所以誠不可揜而前知如是者以其能體物而不可遺也曾至誠如神而可遺物乎雖曰誠者先盡己性從自成始而誠之爲道亦合天道人道而歸於誠身從自道始

毛氏遠宗曰道即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謂道中和之爲達道是誠之見於行者卽誠也若以誠爲心爲本以道爲理爲用叉支離矣試問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誠與道並出將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孔氏穎達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其事

姚氏際恆曰以誠爲物之終始純乎以氣化爲道見識與易繫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同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鄭氏康成曰言貴至誠

毛氏奇齡曰究之盡己必盡人盡物能有誠者亦必變物化物以物之終自有而無物之始自無而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即無此物無中和即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即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誠之是爲貴也　又曰三誠者皆性惟誠之二字屬教則其分性教分天道人道祗爲能盡性與其次致曲兩節下皆合言之者豈可分別況故至誠無息大文顯有故字是從成物一串說下究所以成物之故而以悠久無疆無爲而成應之以爲所

以成物者在此也此即位天地育萬物之實功也故禮記舊本於此節直接時措之宜也句而忽從分之則於大文有礙矣注經而改經豈有此理　附錄曰先生歸草堂說此節答問物之終章句謂理盡則物終與不誠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予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章句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於終字宜刪卻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死之理即生之理不惟同此一理且實有此理於此不識則無庸講學矣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

所爲誠也物生有時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於此月令腐草化爲螢此草以無理而死旣已腐矣乃忽化爲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無時無也請一思之

毛氏遂宗曰誠者物之終始卽是上誠者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用不是心不是本如之何又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一反一正以爲泛言皆得以爲著人亦皆得章句以爲上句汎言下句著人故或問謂不誠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

他言極明快乃於物之終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至枯死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此是誰無他亦有個人無他乎

毛氏文輝曰物之終始即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始亦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自敗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孔氏穎達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己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由至誠而爲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爲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爲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孔氏穎達曰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

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毛氏奇齡曰蓋旣爲誠者則在忠恕立心之始必推己及物而在愼獨致中和之極則必位天地育萬物非自成己而已也其所以成物者在此誠也誠有仁成己是也誠有知成物是也此天命之性之德也合人己外內而爲道者也是以或成己或成物時措之而無不宜也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毛氏遠宗曰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說見首章成己從仁不待言若成物從知則何耆聰明作元后易知

臨爲大君之宜皆是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孔氏穎達曰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旣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鄭氏康成曰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

孔氏穎達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載於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之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無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

也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
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
博厚高明此經旣須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
復言之
毛氏奇齡曰乃求所以成物之故則以物不猝成而
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即不能歷
廣大重厚崇高著明以底於有成蓋誠者天下之至
一而無間者也即不息也不息則久矣藏於內者久
則徵於外者亦久悠久遠亦久也悠久則博厚則高
明一齊俱至幾見博厚高明悠久而物有不載之覆

之而成之者乎則是成物者必覆載以迄於成究之所以成之則悠久而無餘事矣不息而已

陳氏祐曰厚爲深厚高爲高大以衣安厚與深截然兩義一是淺深一是卑厚高不是大大即博矣故不如積厚崇高爲當廣雅厚有積義

毛氏遠宗曰悠久自能成物其中博厚高明四字不過就悠久所徵之本乎德而見乎事者無先後無層次無體用無上下承接古詞例如此否則文義牽掣不得淸矣但此尚未及天地章句謂與天地同用亦非是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孔氏穎達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爲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爲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言聖人之德能同于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以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一言而盡也

毛氏奇齡曰此言誠者與誠之者皆能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不見而章不必形著明也不動而變不必動

變化也無爲而成而成物與天地合矣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孔氏穎達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氏康成曰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毛氏奇齡曰此專言天地之誠而徵徵而能成物也者以著明之不貳即誠也非所以誠也生物即成物也非初祇生之而後又成之也博厚高明悠久即徵

一也徵則俱徵非博而又厚博厚而又高明又悠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孔氏穎達曰此明至誠不已則聖人至誠從小至大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言天初時唯有此昭
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地
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振河海而不洩者振收也言

地之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漏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之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物之初淸濁二氣初成二體元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爲高水或衆流而聚爲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山川假言由小而大以譬至誠非實論也

毛氏奇齡曰生物卽成物易廣大配天地但言廣生

大生而成在其中如中庸贊化育萬物育只是生可
驗
毛氏遠宗曰多餘也言少許耳繫懸之也日月星不
著於天有若懸之　又曰黿介蟲之元龍鱗蟲之長
鼈爲黿屬蛟爲龍屬惟鼉則魚鱗龍足而與黿爲族
如史記黿鼉與處莊子黿鼉魚鼈類
樓氏宅中曰辰不是日月星三辰又不是五時之五
辰又不是十二時支辰此即春秋傳日月所會謂之
辰言次舍也但十二次舍舊各不同自十一月子起
至十月亥止漢律歷志爲星紀元枵娵訾降婁大梁

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梁析木皆順數者而馬融尙書注則自元枵子起由星紀丑析木寅至娵訾亥止皆逆數者未知孰是

四書賸言曰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鎭河南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鎭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

毛氏文輝曰馬融廣成頌左挐夔龍右提蛟鼉春薦王鮪夏薦鼈黿六物俱見此似用中庸文者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

已

孔氏穎達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云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爲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爲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襍顯謂光明詩人嘆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

與天同功葢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亦孔子之言
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
之不休已也故曰純亦不已
毛氏奇齡曰至誠之配天地如此然但舉文王者所
以起仲尼不爲天子而亦與天地同大之意
毛氏遠宗曰純廣韻誠也不襍也
姚氏際恆曰載物覆物成物配天配地無疆皆大話
不見不動無爲悉老氏家法裁林伐山云莊子曰尸
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
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可互證其義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其爲物不貳與老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寍之說同毗耶首立不二法門以與禪教此云不貳亦異地而同符也明教禪師曰至誠無息至可一言而盡也豈不與佛教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其爲物不貳至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云云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乎天地者似乎二氏形迹似同故中庸各有與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姚氏際恆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皆大話禮與儀有分見左傳子太叔語此云禮儀而又云威

儀混襍難解且儀上加一威字他經傳無之惟見於佛經釋藏有大比丘三千威儀五戒威儀沙彌十戒威儀等語六祖壇經云夫沙門者俱三千威儀八百細行種種皆與此同尊德性而道問學按孔子言下學而上達上達卽在下學之中今云道問學是孔子之學下也又云尊德性則是另有上達功夫矣且以尊德性居道問學之前則是上達而下學矣並謬聖功一以貫之初無兩橛既曰尊德性又曰道問學非釋教之性教相二宗乎以高明對中庸尤未允若是中庸之外別有一高明與之對峙則中庸何足爲貴

而孔子嘆其至矣子思以之名篇乎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鄭氏康成曰言爲政在人政猶禮也凝猶成也

毛氏奇齡曰至誠而聖人則既能配天地以育萬物自當致中和以行教化中庸雖道書實禮書也故道有洋洋而以大爲大者天地也有優優而以煩重爲大者禮也特非至德不行耳

毛氏遠宗曰優優亦是大似不當出小字德卽性之德禮儀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漢藝文志作禮經威

儀似較當然古詞例多不齊集如此若三百三千則諸書皆同疑此亦古之成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孔氏穎達曰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育物之精微盡言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故事又能知新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

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王氏應麟曰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二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以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用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墜一邊卽此書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

毛氏奇齡曰是故君子欲秉性之德以行配天地作禮儀威儀之道則必尊德性以盡天命之性然後可

配天地道問學以行修道之教然後可作禮儀威儀則由德性問學推之天下有廣大高明如天地者乎有精細微密中而庸和平而有節禮儀威儀者乎然且崇效天地尋已然之跡一較本質裁成品物起日新之業因而制禮此聖人之道所以既洋洋又優優也君子於道之在天地者則由尊德性而致之極之溫且敦之於道之在禮儀威儀者則由道問學而肄之道之知且崇之其本末兼該煩簡交至如此人第見其或性或教致功有異而不知其所以著爲此禮也此即率性修道之實事也

毛氏遠宗曰中庸功夫只是愼獨原無許多名目且一存心致知與知行先後紛紛聚訟得此鈎棘盡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孔氏穎達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王氏應麟曰盡銅鞮伯華之行也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毛氏奇齡曰修道至此可以建德而行道矣然此中有位焉惟有位則內聖外王然後可制禮而行達道於天下否則第保其身已耳此仲尼之所以同天地之天該誠聖之能而惜乎徒有其德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鄭氏康成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孔氏穎達曰上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

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己此之故不敢專輙制作禮
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
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
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姚氏際恆曰愚而好自用至烖及其身者也乃孔子
之言而作者引之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氏康成曰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
也文書名也

孔氏穎達曰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姚氏際恒曰非天子不可制禮議禮則可也夫子答問爲邦此非議禮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孔氏穎達曰當此之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己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己先說以自謙也

毛氏奇齡曰子嘗言制禮必有德有位有時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

毛氏遠宗曰制度凡六官經畫裁制加律度權量服物器用徑遂棟宇類皆是不止車軌也

毛氏文輝曰古書與文與名皆訓此作字章句從鄭注書名而小注又謂書是字形名是字聲仍誤解矣按漢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謂闕字也若聲則安能闕之凡聲訓作讀漢宣徵齊人正讀使張敞受讀此是字聲若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則以各國人而使之教字又通

言語名與聲截然兩事故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即論書名也又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凡名字皆是字

姚氏際恆曰春秋之世何嘗車書一統毋乃近於誇而誕乎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孔氏穎達曰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爲天下之

道行則爲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葢孔子
徵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
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
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
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
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可從故論語云宋不足
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
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
旣杞宋二國不足明矣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
從周按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

弓曰今某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取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非專自私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縫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襍用殷禮也

毛氏奇齡曰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裁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毛氏文輝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與論語宋不足徵語同謂禮僅存宋則不足徵可知也或謂子思因於

宋作中庸其改宋存語是爲宋諱則改人語以爲諱
徵生高用心矣禮運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徵也夫子語行世已久引言者殊詞非曲護耳
姚氏際恆曰此從論語夏禮吾能言之及周監於二
代兩章推演爲說然孔子從周者以其監二代而有
郁郁之文也非特尊本朝之制而已說夫子從周只
爲尊本朝之制與周監於二代之旨從周旨别其改
論語宋不足徵爲有宋存焉亦以爲吾尊本朝宋雖
存而不從也然顯與論語異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姚氏際恆曰據文義似上章承爲下不倍此章承居上不驕而言然過尊王天下者於尊仲尼又不涉其意難曉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孔氏穎達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

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

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

毛氏奇齡曰三重鄭注謂三王之禮固謬然以議禮

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

中爲得與議禮相峙而三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

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

教安容襍及唐陸氏釋文舊本有訓德位時作三重

者似較近理識者參之

毛氏遠宗曰愚而節祇賤而自專與爲下不倍合餘

俱不然若三重作不驕則勉強矣祭統夫祭有三重

爲下卽承以祼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亦似有可疑者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爲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

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
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亂也建
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行之道建達於天
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
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
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
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爲旣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
是識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
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
後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鄭氏康成曰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

孔氏穎達曰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爲世法則若遠離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

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毛氏奇齡曰本身德也徵民信從位也時也然且幽合於天地鬼神明通於前古後世將世爲法則尙慮無譽乎先仲氏嘗疑自誠明以後至誠參天地至聖崇禮教皆天子治天下之事獨此與君子尊德性節但主無位者言此必借禮教以引起仲尼祖述憲章

之意所謂揚祖德也故本身以有德言徵民則惟恐其不信從而姑爲徵之正指無時位者言不然時位所在作之已耳何必徵驗是以不爲世信從當與天地鬼神相質證不爲時所尊信則但前承古王而後待之其人之繼起世法世則不必一世也獨言獨行不必及之政教也否則時位聖人自天覆地載中國蠻貊誰不尊親而僅僅曰不惡不射曰有望有譽一如當日稱閹人者此非仲尼乎故下直以仲尼接之先仲氏多學並不杜撰此必前人所已言者但不可攷耳

毛氏起宗曰知天知人言禮之在天在人者無不知
以禮本天則而因人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鄭氏康成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
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
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其諸君
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

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孔氏穎達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

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
事君子曷爲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
何爲作春秋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
之文答孔子爲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
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
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
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
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也云末不亦樂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
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按何休云得麟之

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

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按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譽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也者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按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五

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月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台而不視朔則書時而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台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台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

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畧而不取也襲因也因水土謂紀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　又曰此下子思申明夫子之德及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如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子

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鄭氏康成曰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
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
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
孔氏穎達曰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
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
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

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爲大不可測也

毛氏奇齡曰惟仲尼之德貫千古而充兩閒其量無不周而行無不徹因之育萬物而致達道於天下各無違戾雖無時無位而已有其德小德大德可存可發初以爲至德凝道必峻極天地然後可以成洋洋之大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即在此德也

毛氏遠宗曰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此德字承上三重之德以起下達天德之德鄭注所云子思作此以昭

明祖德者眞領要語也　又曰宗祖傳述近乎道憲典章程近乎法天時者謂中之氣自須準運水土者動靜之迹便於因襲此皆依文爲訓者若載之用持覆之用幬行以錯而不竭明以代而迭變則大文自明無庸另析惟萬物並育天下非一物道並行者天下非一道何必四時日月始是道況錯行代明只接行字亦未妥若小德大德割截分疏則又支離矣至於首節內外本末大小體用先後諸字紛紛聚訟則總不可顧耳

姚氏際恆曰以天地比孔子恐孔子在天之靈終有

末安而人之學聖人者益無有矣且上章言無位者不尊不信民弗從安有天地四時日月而民不尊信以從者乎其論駁雜矛盾可知　又曰大小強弱豈能不害四時日月豈能不悖皆夸大無實之言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鄭氏康成曰言德不如此不足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孔氏穎達曰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睿知足以容

蓋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也言夫子寬宏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鄭氏康成曰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

出政教

孔氏穎達曰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

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

徧博謂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

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鄭氏康成曰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孔氏穎達曰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者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

毛氏奇齡曰向使仲尼有天下則仲尼至聖也唯至聖則必能出其大德小德以治世而配天地有如是者

毛氏遠宗曰聰明睿知纔是成物知也之知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言然此只聖人聖字謂之聖德不宜與下仁義禮知合作五德若容執敬別則即易四德無疑耳文是文章不闇省理是條理不昏亂故是知者之事

毛氏文輝曰聰明睿知作五德唯恐疑為此四德所本即大德耳然與不害不悖之小德已兩端矣況下文明有溥博淵泉為川流時出之本即降首句為小德而敦化之大德依然在也又況下至誠章經綸大經則明是九經達道之小德是兩章言德各有大小

何用分屬乎

姚氏際恆曰僞中庸之病只是言效驗說大話於中庸之理去而千里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鄭氏康成曰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王氏應麟曰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疏矣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孔氏穎達曰以前明夫子之德此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肫誠懇貌仁謂施惠言仁厚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耳淵淵其淵深水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孔氏穎達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論非至聖孰知夫子

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聖睿通
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
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
凡人不知也
毛氏奇齡曰惟至誠能備全德修大道定大本默契
造化以待時位之自至即或知而不行但托之空言
而未嘗見諸實事亦可以知天知人世爲法則而況
於行之者乎然則致中和極位育本性以爲敎而盡
中庸之爲德者非他人仲尼是也
毛氏遠宗曰大經即達道九經之屬經者分之綸者

合之也大本即中爲大本也其仁以大經言猶敦厚也其淵以本言其天以化育言聰明聖知即聰明睿知聖人也

姚氏際恆曰天地之化育聖人亦無容知之此皆以氣化爲道之見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鄭氏康成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爲表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以前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著襌絅加於錦衣之上絅襌也以單縠爲衣尚以覆錦衣也按詩本文云衣錦絅衣此云尚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不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

、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

王氏應麟曰尚書大傳作尚蘔注蘔讀爲絅或爲絺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者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修理也知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知適於近乃後及遠

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而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毛氏奇齡曰此復自不睹以進之不已不顯由聖學以極聖道由聖德以訖聖化而總以無聲臭盡之無聲無臭即不睹不聞也聖學在是聖道與聖德聖化俱在是也此中庸始終一慎獨也慎獨誠也

毛氏遠宗曰耳目無睹聞即是耳鼻無聲臭特睹聞以學言聲臭以治化言耳可與入德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皆與君子至德誠之者性之德三重之德仲尼之大德小德達天德由聖學以進聖道而兼治化者顯然指出皆是眼目　又曰春秋戰國間文多引經證明如大學孝經緇衣表記類衣錦尚絅是引衛風碩人詩而易其詞者舊注初嫁在塗先衣錦而加單縠衣以蔽之絅者單也淡温諸名皆與闇爲類温者渾淪故與理對文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

孔氏穎達曰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詩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而德盛著明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美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于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於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

毛氏奇齡曰遠宗曰此復言慎獨工夫從闇然始故斷曰入德言下手處也章句又以潛伏節作動察相

在節作靜存則闇然首功無著落矣工夫分動靜已
難下手況頭上頭平且此章次第皆自內達外自身
及物自治己以推之家國天下故曰遠近曰風自而
一歸之於微顯謂治功聖化必自知微推暨之也今
先動後靜由意推必由情推性而於章內推暨次第
一槩乖反且治人以身不愧屋漏正身之及物時也
屋漏小明至屚戸則大明矣故奧幽屋漏明祭奧爲
陰厭祭屋漏爲陽厭若此是靜存則不言而信當誰
與信

毛氏文輝曰聖學垂重在誠之一邊誠之之學惟形

著明一節爲實功而其爲教爲治化則又以不見而章三句爲配天地育萬物之極功故此由其次而後歷言至誠至聖功化至是獨舍誠聖而專言君子凡八引詩有七君子雖與篇首君子中庸相應然其所實指者則誠之者也君子誠之君子尊德性皆從其次者進於誠聖舊以八引詩分作三截似與形著明六句不見而章三句互相發明闇然形也亦孔之昭形則著也此不見而章也不愧屋漏者明也以戶牖之明漏照其處也著則明也然而不動言而敬信不賞怒而勸威明則動也究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

則不動而變也於是百辟其刑變也不大聲以色以至於無聲無臭化也即無爲而成也此中庸立教之要旨也先子與三公即先生仲兄也嘗爲此說而不記其詳然大概如此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鬷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

有諠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旣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
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
孔氏穎達曰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
文之篇美文王之詩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言
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
子之德猶美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孔氏穎達曰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

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爲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大作音聲以爲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旣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爲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

行甚易其輕如毛也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孔氏穎達曰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也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聲音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畧而不言直取詩之文耳此是斷章取義

姚氏際恆曰引衣錦尙絅之詩即老子被褐懷玉及爲腹不爲目之旨惡其文之著即老子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之旨闇然而日章即老子塞兌閉門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之旨人之所不見即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之旨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老子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之旨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此出莊子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即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及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之旨

又曰衛碩人詩衣錦褧衣士昏禮姆加景景褧顈

絅皆通本言新嫁婦在塗加之御塵也今引之以爲惡文之著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焉小雅正月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本言禍亂之萌也今引之以言君子內省不疚焉大雅抑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本言仰而不愧之事也今引之以爲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焉商頌烈祖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本言祭祀時無言無爭也今引之以爲君子不賞民勸不怒民威於鈇鉞焉周頌烈文詩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本言莫顯乎德也今誤解實爲不顯引之以爲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焉大雅皇矣詩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鄭氏曰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今引之以爲君子之德不大聲色而尙有聲色者存焉烝民之詩德輶如毛下文云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不言德至輕而民尙不克舉惟仲山甫能舉也今引之以爲德之輶如毛而毛尙有倫焉文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鄭氏曰言天之道難知也今引之以爲人德至矣焉如此引詩是何異於誦北山之詩而謂周無遺民讀保赤之書而謂愛無差等哉　又曰金剛經曰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卽此義空

谷禪師曰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

之旨皆是眞常寂滅眞空不空無少異　又曰程正

叔曰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只爲作見不

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

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黄非白非鹽非苦費多少言語

按程乃首尊中庸之人今將來與釋氏並說爲一理

豈非眞實供狀乎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浙江書局刊

王挹辰校

鄒在寅校

吳士菭校